



續
黔
書

天

ル 5
4018
1



續黔書

125
4018

010189012336

光緒
丁酉
刊於
貴陽
書局

敘

昔讀蒙齋田先生黔書喜其氣
疏以達辭醇而肆謂足以傳後
矣嗣於粵雅堂叢書中獲介侯
張先生續黔書莊誦再三覺新
奇奧衍更勝於前爰錄出而亟
刻之俾黔人士易於購求而知
文字家又有此一重境界也至

於介侯先生之政治胸臆亦讀
是編而得其大概矣

時

光緒丁酉立秋前一日張銘敘
於貴陽書局

續黔書自敘

武威張澍纂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簪得黔之玉屏客有過予寓者
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烟焚雨黔之地則鳥道蠶叢其人則紅獐
紫薑其俗則鴟張鼠伏宦斯土者遑遑鄙夷之願旦夕即去若
陋不可居者今予何昧之易而樂往焉予曰子誠不知人之何
以裹足於黔而予之昧黔則猶齊州也昔者莊躋盜兵唐蒙略
地而道通漏臥臣屬斯榆迨夜郎爵王牂柯置守馬忠典郡東
謝請朝雖屬羈縻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郡李唐乃有貴州之稱
八番十八衛明世而有專藩之設泉入

聖朝易椎髻而冠裳之刊枿莽而郡縣之劓印籠而守圉之百

餘年來蓋浸浸乎濟美華風矣且其鑿錫兜儔可圖王會也蘆
笙箭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鼇磯龍洞幽勝可
探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禡牙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
珍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厓可題襟而散煩胸也豈僅瞻懷遷
謫之李白客曰我之所慮者以其地苗獞叢聚媿劃左言不知
文字悍盪好殺攻劫畔亂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而子又年少
吾是以云余笑曰子奇之爲阿邑令子其知之矣虞詡之爲朝
歌宰我其試之矣夫狃狔狔狔之屬亦人耳昔也聞干羽而格
今則恃爪牙爲難吾未之能謀也儻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
可以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善乎馬平主簿孔性善之言曰
谿洞蠻獠雖常梗化亂豈無因昔陳景文爲令獠獞皆應差徭
厥後撫字乖方始乃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旤福
亦當革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或亂非有守
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是誠治夷之寶鑒也予不敏髦
髦孟晉之矣客喜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爲黔中
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爲敘以正鴻
筆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續黔書目錄
卷一
星野
地界
捍水議
苗警
驛站
夫馬
治盜
毒蟲
假銀

續黔書目錄

卷一

星野

地界

捍水議

苗警

驛站

夫馬

治盜

毒蟲

假銀

詛盟

茂學篇

修文昌宮記

卷二

祭三閭大夫文

竹王

莊豪

馬王辯

黑神

北陰神

柴沖大王

李白至夜郎辯

懷白亭山詩

王昌齡墓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十八先生墓

盤瓠

紫姑

卷三

黔中

夜郎

龍標

廢牂柯郡

牂柯江

羅甸

八番

銅仁

苟扁洞

豚水

卷四

萬卷書巖

游紫氣山記

游東山記

重游東山記

飛鳳山

游白雲山記

梵淨山

游飛雲巖記

游黔靈山記

游牟珠洞記

鮎魚洞

諸葛洞

響琴挾

相見坡

聖泉

卷五

多雨

歧舌

醫方刻石

石刻

俗字

川字

釐字

生六男

化虎

寺呪尸為魚

石棺

人疴

風鬼

鐘鬪

馬化石

雷擊六人

卷六

官鑄

鹽

茶

女酒

革器

洞錦

鐵笛布

金星硯

神黃豆

鮓答

燕麥

羊肚菌

降真香

卷七

梓枏

粗

印竹

重臺蓮

蘭

長壽草

朱草

海棠

蠟樹

卷八

孝獸

豪彘

水馬

小羊

簪雞

人首魚

鱸魚

小蠃

圓蛇

唧唧

九香蟲

續黔書卷之七

武威張 謝鬲穀

星野

漢武帝設益州領越巂犍為牂柯三郡今越巂犍為屬蜀牂柯所隸二十四邑貴陽以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入參五度而班固謂東井輿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巂二州皆宜屬焉常璩華陽國志云牂柯上當天井則自平越以上其為參井無疑沈思克獨以鎮遠銅仁思州黎平為柳星之餘夫金楚之分沅湘長沙武陵桂陽零陵以及白帝房陵南郡江夏皆屬翼軫黔實近楚則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黎平六府當為翼軫之餘非注張也



地界

玉屏舊屬楚衛田止軍屯自 國朝雍正五年裁衛設縣始隸黔劃麻沅兩屯歸楚僅存一平屯分爲兩甲一甲二十戶二甲十三戶共三十三戶亦甚畸零矣而田疇或屬於楚之芷江或屬於銅仁或屬於清谿或屬於思州毋亦非分畫畫井之道乎然予稽察輿圖不獨玉屏也黔之州縣皆然有所屬鄉邨去泊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有此州之地併入他縣他縣之地併入此州者又有管轄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一一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而地丁名糧亦隸於他縣者又有衛所之屯與民地相連浸久而迷其版籍遇有審訊案件提拘不至則曰我某縣籍也及於某縣有犯則又曰我某縣籍也盜賊之越



貨禦人有司者捕之輒歛忽往來莫可蹤跡適足以數奸誨遁雖有保甲不能行也甚則越佃占水訟喋不已至於爭鬪殺傷事變胡可勝言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域無有華離之地誠使畱心國計之大吏繪告爲之改其幅員均其大小正其錯互清其軍民吾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有司亦獲以盡其撫綏之方則訟獄息而風俗淳矣昔子輿氏告戰國之君猶以爲經界不正則土地不均穀祿不平然則正經界固仁政之首務哉

附舟抵玉屏境詩

書巖環芷水風景最雙清樹杪交帆影山中禽櫓聲蘇塗石寺小并幹竹樓輕江上乘舟客回頭眎使旌

捍水議

玉屏雖最爾邑爲黔門戶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城濱大江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年屢被潰決入國朝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泉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年並遭洪流民居蕩析近者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之三月陰霖日久無江暴漲驚濤潰薄水不入闔者僅尺許心甚憂之蓋江流自清浪入熊谿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書巖蓮峯隔江夾峙碕岸旣狹疏瀉未易勢亦逾奮迅倘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毆山以行而與城爲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

吾之地也移城以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以與之則殃民殃民則蒼旻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坰相地勢思有以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爲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以壯江身俾廓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爲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憑汎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義以俟後之克舉者

附鎮平山詩

蘭若背江開題襟避暑來羣峯青鞵鞋一水綠莓苔慈竹縈裊帶簷花落酒杯坐深雲罨靄長念咒龍才

苗警

楚南鎮筭與黔之銅仁接壤箐深地阻蠢苗蠭聚性獷悍甚攻

闖劫殺無日無之每扇爛銅苗輒與之犄角壬戌年穀不登越
貨於路塗之人咸裹足焉屆歲莫鳩合醜類刑牲壯穆廟號其
魁爲大工期以正月十六日犯銅仁玉屏與銅密邇汎兵五十
前撥三十駐正大營存者僅二十耳城垣傾頽無巖置足守邑
之人讐於竹山之役嘉慶二年事咸覩覩焉驚余謂屏邑雖小苗不
足憂也龍塘當邛水之衝界牌扼鬼廬之要地險旣得防守斯
宜城北六十里之蠟巖苟選鄉兵數百占護山梁則銅仁施谿
六洞水銀等山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壩坪苟選鄉兵數
百碁布澗谷則南路革谿天塘之苗西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
授命北有平江鴻波滿盪不可以厲檄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
能飛渡耶余旣以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部署糗糧執

挺以爲妖徒先會鳳凰廳傅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擒之餘各
鳥獸散矣聞違者荆蠻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碑有火龍飛入
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讖旣而狃苗起興義延蔓數郡縣
掘墳屠脰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定歲月悉符茲幸天奪醜
魄虺毒未歛吾亦固吾圉耳藉使木札羣飛布巾爭舞銅之苗
觀釁森起而清江台拱之九股復響應之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兔勢必燎原誰其捧海當事有李花龍郭子章諸公庶可以釋
冰弭變卧鼓安邊以紓
九重宵旰之塵哉

驛站

黔之地踈步皆山上則層霄下則九淵其驛站之苦有萬倍於

他省者如貴陽之東至湖廣玉屏以至清谿五十餘里中有橋頭坡三家橋坡清谿至鎮遠九十餘里中有蕉谿坡梅谿坡白羊坡鎮遠至偏橋五十餘里中有沿沙坡乾谿坡谷定坡施秉至清平九十餘里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落蹬坡中隔一重安江清平至平越八十餘里中有臘梅坡三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平越至新添驛一百餘里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卯陽坡黃絲坡猓獾坡打杵坡望城坡又如貴陽之西至雲南查城驛以至安南驛一百餘里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哈馬坡安南至新興站九十餘里中有馬跑泉坡烏鳴坡腊茄坡江西坡泥納坡新興至普安驛八十餘里中有望城坡羅漢

坡爛橋坡鸚哥坡軟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倒馬坡或石豎狼牙或峯成劔鏑或立壁如削或抽筍如墮又或盤旋屈曲烏道羊腸又或嶽寄巖窠魚鳧蠶叢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峭關隴坻對此則夷見者駭魄聞之怵心然皆顯著奇坂而佗峻嶺不計也今雖於重安楊老新安各設驛站以紓下游馬力於毛口楊松列當各設驛站以紓上游馬力又將上游舊設之盤江江西坡二驛裁去以關嶺查城尾灑新安軟橋湘滿六驛改設於新路之坡貢郎岱列當罐子窰楊松劉官屯又裁下游黃絲一驛移平越驛於西陽塘而亦非坦塗馬之報勞傷墜死者殆無虛日矣蓋每驛額馬僅五十四匹夫僅一百名每馬日支稻穀僅五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僅一倉升銀一分五釐是以馬不能

飽秣則無以致遠人不能果腹則無以應役又况古人驛馬三十里一置驛多則行速而馬不斃人持節費之說歷次裁併多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役逃又何怪乎

夫馬

玉屏爲入黔門戶東至湖廣沅州界十里西至思州鎮遠清谿驛雜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南沅州界三里北至思州府界二十里東西廣三十五里南北廣三十三里疆域畸零田疇孤離彈丸黑子不得與於邦莒之末而差務星繁兼滇黔兩省郵站夫馬俱有司應付並無幫貼難派且民人脂貧畜牧甚渺一遇大差有馬之家送送居奇每站索價至一兩餘且不能敷用又募僱於湖廣之谿洞而差役路資馬僮口食咸於官乎取給是一

馬用銀至一兩四五錢也兼之戶口寥落散處山陬附近城市夫役無多不得不招之遠方或離城七八十里或百餘里皆奔命應募雖官爲給價亦僅依扛擡一日之程其餘送反守候則皆失時廢事不獲價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使卽稠不過苦自賠累而無良之徒且借此以獵民旣腹其脂膏復疲其筋骨良可吁也

附輿夫謠

山劔鏑石狼牙冬暉短郵路賒兩髀腫向前爬口無食身無衣豈樂此忘剝膚破茅屋藿也無菜面孃鳩形婦三歲而嗷嗷口一思之心擣曰雪載塗風吼地嶺逾高防顛墜寒鞞痕那敢淚肩苦穿足苦輓大山坡崑巖巖多虎跡思不免晚回歸得百錢

買米煮溼薪煙腹未果倦伏眠縣差來勢破壁夢模糊驚怯魄
出符票拴至驛

治盜

黔之地縣峯林立虧日抉雲怪石堪當曝鼈瘴虎散無統紀如
仇相避又山枯水涸剛柔數筋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
而衣食以禦人儻亦形勢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迺至不勝
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抨弓注矢探丸飛墮散則牧犢飲羊摩蜃
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郊關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
腰纏委之而去僅以身免厯險衝危踉蹌呼顛於有司弁役疾
馳而至則蹤景消滅是故始於剝商漸則官被劫剗始於攫貨
近則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蠹

圍齊民消如之何其聽之也遵義幅幘遼闊統轄十三里每里
十六甲烟火輻輳地勢險阻其民桀驁詭譎染楊酋之餘習而
里甲多巨猾值趁虛日輒聯外來虜客標掠錢貨以爲常余代
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觀望
不敢動然予之治盜以虛不以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
支體飲以鹽滷矐其目竊傷其酷而卒莫之能戢者賊以爲法
盡於是吏亦以爲法盡於是役亦以爲法盡於是且議其忍也
而不肯捕盜因是益熾余則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鴟
義者斥之選立愿慤嚴諭之以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畱匪
類者辜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辜無赦其有被盜而隱不
報者辜無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邨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

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儆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儆則密捕則真盜或走隱而役以局外者當之巨盜或遠颺而役以鼠竊者塞之儆則囊橐何氏鳩聚何所肆劫何地黨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虞儆役之我始也復擇役之誠諳者規之耳目既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以爲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儆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值趁墟之期微服違察之伏壯士於側近有肆斂者卽禽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賞之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禽無良之徒乃恫賊懍恍疑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遇桐梓令衛君天民問日子其以鄰國爲壑乎余日子甘爲逋逃藪乎衛未有以應也

毒蠱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應以辯地物鄭康成曰地應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卽瘴氣蠱卽蠱毒人所爲也是古昔隆時卽有假此以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禮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得而知矣宗懔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卽藜荷也神農經亦云白藜荷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蓐一名藜荷史記相如游獵賦注闕駟云蓐且藜荷與叔師注同蓐且漢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邱瓊山集

羣方鈔不知藁荷為何物楊用修引急就章注云白藁荷即今
甘露蓋誤以芭蕉為藁荷也司馬賦既有諸蔗傅且又有此藁
藁荷傅且非藁荷章矣古今注藁荷似藟苴而白藟苴色紫花
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為實矣葉似藁宜陰翳
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藁荷依陰是也夫蠱之
於人毒矣中之者嚼豆不腥含礬不苦則腸絞嘔吐救稍遲則
僵而金蠶為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彗鮑明遠詩所謂吹蠱
痛行暉也案干寶腹神記云蔣士先中蠱一作蔣士有備其家
密以藁荷置席上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一作食我蠱者自是
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藁荷葉著病
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

形肉芍藥交廣雅俗多音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
夏李吳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得是草候服之
遂解吉利即遁去侯因此濟人遂以為名此草想即藁荷特因
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盤雌之鮪魚帝臺之五色
石遊戲之三足鼈皆能已蠱然其物如龍肝鳳髓不可得今
則善治立愈無俟問藝法於柳州矣物類相成志
和皮汁飲之即吐出愈文云以白礬牙茶搗未冷水飲之南桂州出錫
假銀

銀有十七種美者有黃銀出蜀中其天生牙狀如亂絲生銀狀
如硬錫母砂銀色理赤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咸真銀也其假
者有水銀銀草曾青石綠雄黃雌黃膽礬靈草丹陽銅鐵白錫

者名皆以藥製成者黔市通用銀名垂絲甚潮低而江西流民巧詐滋甚日造偽者非惟給鄉愚且用以欺官長所謂爲盜不操矛戟者也有得者以視余瑩白精好剪之則鉛實僅面皮爲銀然薄如蟬翼真鬼工也以較慕容超之鐵胎奚翅過之案漢孝景時律造偽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唐文太宗和三年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今假銀之罪不下於偽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典庶可以革奸而返樸也

詛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黔之民類然做夏磨嵯靈談鬼笑耆老引經投石結草備然魚置便祀鮑君無意李裁競傳愈自其起於鳴義矯虔之有苗而至今習跛擊乎或者曰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寃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怨之於神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視聽所接賞罰爲昭蚩蚩之氓其畏王鉞也常不如其畏鬼責而君子猶有取焉者謂可以輔王正之窮也昔蘇公罹暴辛之讒則出三物以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何况於里巷之人乎余曰惠吉逆凶福善旣淫經有明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佛氏因果之旨也聖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棗常彝倫攸敘範其衰志敬之遠之莫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其鬼亦遂不神是卽所謂神道設教也而豈聽命之云哉

茂學篇

余攝篆廣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僊由其采掇陳言罔知晉學也乃倣古人讚學勸學勵學之文爲茂學篇以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激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曰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書曰人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由數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夫蒸粟之温也不琢之不耀夜黑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剗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乘欲凌溟漲以泳游必泛艤舫之蟹是以蠶之不繅則素絲蝨矣目之不茶則吳幹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斲則

元音闕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士以成千仞之階遷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重之深也而顧集詬無志喆窳無情羈神於世務蠡午於數細不勤焯掌之勞甘受盲心之詆未省牛毛之功頻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蹠涿之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弟泥訓詁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已哉走蟻覆笠天胡爲而倚杵斷鼈步亥地胡爲而息壤日月何以有朧朧山川何以有肺目鬼神何以有形聲制氏之樂何以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以祇通於縣蕤非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畧以畫卦燧人因鶚啄以鑽火有能聞鳳鳴而調律侯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輅芒氏效鼇絲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裔字

鬼璣之是急談髀俛齶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灋爲橘櫨仁
義爲桎梏詩書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利回冗華誣脅眾分
徒疑聖警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糸谷之譚畫瓶篋
喻之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
功是瓊甌瑤釜無爨炊之用鏐弓鈸絃無支屈之能故曰不聞
九乳之音者不知絲竹之溜助不服六章之麗者不知毳麇之
縣囊也夫文公多藝也而朝讀百篇尼父履度也而鐵鏹三折
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憂勞晦誦竟日董謁方外掌摹籀寫
儀秦游說股畫裳題兒寬帶經以耨耨路生截蒲以緝編黃霸
下廷尉以受業邠卿處複壁以劭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
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挂樹用能洞精道奧窮測啟言且太公望

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况五
十游學蔚爲老師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
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
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
效悵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贍世將歎歎之矣是以六藝備
則卑鄙化爲君子眾譽集則孤陋逸於貴游故曰觀姑櫨之枝
足以知其本之修巨也覽汪濊之波足以覺其源之淵邃也雞
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作日之知晏也猥豹之知雨
也誰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騰蛇無翼而翔空蜻羌
無鼻而聞香豎蠶無口而揚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鰕帝江無
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絲而商

弦絕賁星墜而渤海決銅山崩而洛鐘應嶢山陀而薄落竭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問之有罕漫者矣其何能詳威斗而釋藻兼注紫橐而會楮酒哉昔敬仲矚俞兒新公知澹狸曼倩諭畢方廣川識重常中壘通貳負劉杳審仲師元遜曉侯囊壯武嘆海島方古洞章武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隴析羊腸之坂敬宗核顛頊之虛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考滑題之邦張善測金鳧之飛僧儒悉石針之用江淹推科斗於周宣斯徵解醇于於干寶束之引影娥於洞冥貽孫實婦跪於渤海鄭欽悟山銘於卅里寶儀對乾德於四年董養歎蒼鵝于狄泉隱侯定罨孟于東夷以及辨鮫鯉之獸形聆角觶之人語數白馬之祠祭驗黃蛇之阿廢鑿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龍門

之鳥篆解苗次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卽桂露飲能言之龜女乳灌疏屬之尸老桑潰元緒之筋古木烹賈誼之味菖蒲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醉肝醮節虬蟲之毒燒石投模獮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無前聞情疑浮誕然精驗潛効有同響奮亦由沈研烏冊鑽習龍經故能濬情源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儻搏心揖志磨礪就業則精神曉冷鈍聞條達猥俗不足以摸蘇浮名不足以營慧咸能洞知能之囊橐極文雅之英雄矣夫雷震之聲可寫以鐘鼓風雲之變可通以律管而謂聖心賢臆著在往錄抱風合効詎難黨朗乎故曰咎繇雖暗而與辯者同功子野雖瞽而與離朱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修文昌宮記

今

上卽位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以祀文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祀並頒祝告之詞用安神靈凡以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躋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郊坰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烟慨然興歎思有以新之以培風脈而地衝差繁供張竭蹶力弗能敷適邑紳士咸欲捐資重建且謀卜地城內以便歲時用享原任綏陽鄭廣文洪孝廉並文學諸君造余以碑記請且謂

余之不鄙夷其地而樂與敷衽講藝也鬻序子弟莫不爭先淬礪思執矜道德之囿案轡文雅之場倘更得昌言以啟其牖不獨親炙之不安咫聞漸有以規於遠大卽後來者聞風興起順就甄陶不至徧規改錯亦所以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君而論之曰凡人之學學爲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遠遜函夏然漢時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與司馬相如爲友作合組歌列錦賦知賦家之心毋斂尹珍字道真自以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厯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厯尙書郎長安令巴

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粟研鑽
理躡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
文經世為時所宗夫以獠狃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
簡而敷言懿旨復有以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
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禋邀福謂可以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
所期望也眾曰然工竣遂詮此言以記之

續黔書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二

政威張甘澍曷穀

三閭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土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為辟易故祀之案涉江篇有曰乘舸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又曰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
古為沅辰地諒當日者儻個激浦淹水容與采芷沅江即大夫
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刪芟砌草進謁遺像
乃為文以弔之其詞曰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蓀又
不簪夫忠謇兮放江潭而疏邊羌不能偃矩逐時兮眾女謠詠
以貢色絲殛死于羽山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幼清安肯涅淄

兮豈靈氛筵筮之能占時幽昧而捷徑兮董吾道其何嫌漁父
 既莫我知兮又誰能與黨人為緣瀕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
 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翮兮讓鵝鴛之追隨躡驂駟於艱阻兮
 驢羸騰驤以驕馳神龍困于泥淖兮亡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
 而梗塞兮不得塞若衡而餐秋菊嚴霜忽實季夏兮芳苓喪華
 而彫天扶桑鬱其危嶺兮誰總轡以消搖睇高些而無女兮求
 處妃之所在陽侯乘以素波兮彭咸媵以飛鮫竟不能遠游延
 齡兮采傳說而騎箕尾嗟正則竟溘亡兮畱溢豔之嘉藻何儒
 臬虧我高明兮謂揚才以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
 於當道睠顧舊鄉以歛歔兮不忍三尸之煙空並世既邁夫叔
 蘭兮今又何訾乎過忠繫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
 小海之曲兮久夷舞于波際寤堯舜之超軼兮以耿介為天姿
 何末俗競昌披兮反離騷而摘詞斥鷃罔測雲鵬兮鳩搶榆而
 笑之我薦椒糈兮哀日月志佩芳棄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
 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儼
 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高駝而遐寄

附謁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芳情荃不寤蟬翼筴何從壯志彭咸
 託讒言鄭襄工翻來女嬃詈誰輔大王雄畫壁天驚雨幽篁鬼
 嘯風懷沙遂捐節屬草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糗米筒失圖
 在黃棘黃棘地名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回風篇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為黃塵棘刺誤矣遺恨
 滿青楓沅芷遠遊地雲冠奇服空魂兮郢都戀歸些巫陽逢三

尸蕪城沒千年典祀豐肅瞻蕉萃像白日鎖琳宮

附水月菴詩

香阜何年拓空門面大江濤聲撼佛座花雨落禪窗鼇碣苔文
繡璇題雁字雙芻尼翔鶴樹甘露綴雞腔梵唄林中磬潮音水
外砭青霞鬱寶塏碧穗漾金釘坐久烹團鳳心清聞吠彪天風
吹我幘延佇望蘭艘菴外即平江橋帆往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夷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
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薑著論以為與盤瓠蠶叢杜魄
荆尸悉為謬悠蒙竊以為不然夫祕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采
于華胥東過吞玉筐之燕姜嫫履巨人之跡載在選籍雖云誣

矣即徐偃破卵於鵠倉

括地志鵠倉一名后倉

朱蒙感精於河伯蘿林之

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有枯樹著有前聞皆可證驗至若齊
頃無野之誕狸乳羊媪橐離東明之生豕喚馬噓烏孫王昆莫
之擲飛鳥銜肉以哺之世羅優比北之降鶴胎躡壘以出之凡
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
竹於埜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
以劔擊石石即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子曰六合之內其苞遠
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省夸父棄策蔚為
鄧林崑尤委械叢為楓樹畢子之經可案已彼貳師征敵嶺出
飛泉姜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怛靈驅又况范文之鯉
刀斫鄣廩君之士舟浮流沙壺後漢書作沙壺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鼈

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生疊石擊呱空桑事
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路史注竹姓出於墨台東筦竹氏後漢樞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而遷於莒侍中竺會其孫也夜郎竹初宜本此其說無據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違異案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立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取楚巫黔中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慎靚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為威王時事則躡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以稽久不歸攷頃襄王之立也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躡之奉使至滇值楚道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

書並有莊躡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躡為盜於境內以為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立篇莊躡暴郢高誘注以為楚成王時則又在苻皆非也史記作莊躡苻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豪寧陽國志作躡云楚莊王苗裔通鑿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躡是也亦作豪蓋豪即躡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為躡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玉屏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為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案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

於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
 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老安老昌靜江甯遠軍
 節度使洪鄂四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季子
 希範立襲殷官奮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欬案谿州銅柱記作
彭士愁五代史作
然率錦今銅獎今鎮遠今鎮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案銅柱
記無劉
全明等擊之士欬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昂案銅柱記
作師呆率諸蠻酋
 降於勅谿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
 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案李宏皋見谿州銅柱
記五代史作李皋非蓋屏邑在五代時
 為谿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号
 召糾聚於此安營立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
 弟也伏波於溇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漢建

耆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為伏波
 將軍之後尊援為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以王呼之

黑神

神為唐將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以其長冠戟須而貌黝稱之
 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昇關壯穆等而其威靈響捷也亦
 幾昇壯穆埒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為至德二年城中
 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雲苦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
 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昧捍圍之義腐敵愾之心坐
 擁疆兵無援揅意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畱公憤激慷慨痛生
 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嚴責進明以忠臣義士之為
 嗜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

壯矣死而爲神豈虛也哉顧黔人之祀之者或以其子承嗣爲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以其子會立席顏也因相沿而俎豆之歟當壬戌苗變貴陽受圍城陷祗炊黍時耳而旌旗甲馬忽見睥睨蛾賊辟易城獲以全矧夫霑澇愆陽火災癘疫有所必應黔之人荷賜良多其漚鬱臍蠻犇走而恐後也固宜

增播州道中謁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鸛鷓警警鳥雅亂飛鳥白樹雲中甲馬翻靈旂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絳袍襲黝面長牙倒豎眉猙獰怖人鼻欲歛短碑斜臥霾煙草落蘚紛堆待洗掃獸頭鼻屬已缺殘漫漶侶書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高香一炷插前楹神果有靈風雨節種禾種黍多歡聲合寨斫牛禽神意紙錢清酒鵝白翅碎匄銅鼓震遠村媿女蠻童走如織我亦整襟趨稽首敬祝前途無盤咎仿佛似查神有言林林暗護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季五谿蠻句合黑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蘄州衛指揮洪壽隨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勦壽領兵二千五百爲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羅苗忽蠢至時大軍未集壽戰陷重圍身被七創連衝五次不能出口將映苗忽驚駭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壽謂有援兵至及叩眎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上有北陰二字聞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壽由五開天柱追至清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泰等百餘人

軍門上其功奉召陞見奏聞神膺封裔而壽授平谿衛指揮及歸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近敦煌一國爲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爲北陰神壽念爾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巫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問諸人咸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民卽爲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雜縣之祀故靈感喚泉虔賽古攬災回蹇所敬祝木瓜著在葑聞協于羣望者也余至玉屏之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有神号柴沖大王禱雨輒驗

卽乾封年亦必少資潤漑邑人士言邇者神爲天柱縣請去祈雨不雨余曰旱旣太甚苗將就枯余當譟之以蘇吾民也乃宿齋一日豕酒楮帛之屬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蹊逕延緣於塍畔再進則青壁萬尋丹崖百丈趾跼屨腹摩石角逼仄險奇不可以足余手擎瓣香趙行而上孫甘兩學博王縣尉尙後予五百弓許不能屨屐也至是刑牲滄血奉爵酌醑盼靄來兮恆榦跪敷衽以嗽詞不知神之果鑒否也仍步至署遂違丙谿勘地歸塗次野雞坪忽山雲樓起苑風樹鳴急鋸馬返豐隆大出以將其雨礮礮電影奔河俱傾洎入闔見闔闐之民息者以嘉病者以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霑足歲以有秋非余薄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普淖黔首用能吐陰丞澤

不使無鳩也

附憂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遘田龜拆壘尺五。嗟我柔禾，然焦炷農夫坐。視淚如縷，肥遺矯天旱。毋舞未見望，舒離金虎捉。來蜥蜴，甕底苦咒他雲興，濃霧吐小兒。持枝羣擊鼓，顧將肥豕祀田祖。涔涔數點甘露乳，驕陽猶自披雲靄。嗟我農人，饑無脯，何暇綢繆破。牖戶安得力，牧干鈞，弩射殺，應龍飛，霖雨。

坵埆雞坪遇雨詩

攬轡高岡上，郊適夕色迷。埃風吹轉蓋，凍雨振沈泥。遠樹冥飛鳳，孤篷下野雞。名河歸來父老還，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辯

夜郎漢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遵義府唐屬珍州，在今歌羅寨。李白曾貶竅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臥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暇游桃源洞，洞有蟲，狀如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流蟻酒，醉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未至其地，據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間離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管去三湘遠，今來萬重餘。謂自泝三湘將上夜郎，即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畱別宗十六瓊詩曰：拙妻莫邪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瓊從至夜郎，仍旋鄉。

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
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晚
後斷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醜不昇
老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詩賢全集輒據一二語為
譚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詫維摩之以孟堅而遺班固也

附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向人間鄉書未刻豫章鯉明月空
瞻飯顙山靈誰終期翔棘樹鈞天彤復聆雲鬢我來未值春風
暝倚酒聊歌菩薩蠻

懷白亭

遵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

建也其曰懷者不知昇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與吾意之所
懷同但以千百世之下尚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
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憤九土之橫潰
念二聖之游豫蒿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羊非徒作豪語以
自快蓋其窮理亂情涉霸王略故有此籌落旄頭弧墮天狼之
壯志迨至為負霜草蒼昊莫訴乃思栖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
高飛不為七人所篡之意而慶幸於日之再中辰之居正是仍
抱大國之惠灑沾纓之淚也而人之懷之者輒以其詩思之不
羣抑末矣余是以為之論曰

昔青蓮以龍蟠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襟期可蓋世
矣泊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以至尊寵視彼飛燕居然納牖嗽譁

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實乃天庭用能嘉謨入告正色立斲必不肯倚楊氏之山炙林甫之手以孤主知且可令徽畫之徒惴心志即不歿試於曷易授之戎麾其時薊門烽火聲震天白也夙管劍術訓練士卒亦足以捍圍敵愾摧漁陽之鋒何至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而洛流嗚咽河潼染腥天下事等諸軍犇航沈乎即使霓裳舞破玉壘難回而身膏草亦當昇臬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烈共享榮名乃卒蹇偃不振飛黃伏卓空名自悞竅身蠻荒其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以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增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濛濛秋滿埜岸幘此登高鬢插陶潛菊詩題禹錫饒江山供斗

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巖城郭人家十萬囂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謫死葬此案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闍邱曉所殺是此間之家顯係增會也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聖山麓堊人耿定力為作誌銘納竈中康熙二年七月十三夜墓誌碑忽自河北移至渭祠前子孫晨起見之詣埜所而期封如故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澗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齒變亂白黝浚紆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彬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習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歎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

洞物情直示人以讓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誦詐之不作
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埒之以行不然是無軌輓之車也又
以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
俗是直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以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
導之則爲功易而爲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閒醜風潛煽醇源浸
竭變更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以教之也誠使爲
司牧者做古歛射讀灋而教之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以
戢其椎魯囂悍睚眦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
嗟因示之以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巖卉服鴟首
獸息之傲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
召而赴也乃有司者罔知幅利競爲貪黷且以夸之蚩蚩也而

誦求之過甚夸之人以爲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
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詐竝其本夙樸塞之陋而亦失
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唐
須道範斯在念先生尙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
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懇矣

十八先生墓

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
興義無人臣禮從臣昇內侍等咸憤甚飲泔計奔李定國共圖
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曩曩者是也
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

顧朱議康鄭允元趙廣禹蔡續易士佳胡士瑞朱東且任斗墟

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為國也案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

定勝翰殉節諸臣錄張錡寧國人刑科給事中鄭允元欽縣人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揚作鍾湖廣人西江大理寺丞趙賡

禹袁州人太僕寺少卿蔣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

化人徐極忠作吏科給事中周允吉錢塘人福建道御史朱議

屢南昌人兵部郎中御史胡士端端作進賢人工部郎中御史

且四川人兵部郎中御史蔡績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御史

士佳廬陵人兵部郎中御史蔡績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御史

陽新寧人兵部郎中御史蔡績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御史

國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為臣者實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稱義

烈哉又或潛孤偕亡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

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

觀周王奔莚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籙復昌漢宣巫蠱之既蒙

養於丙吉而非金再振獨惜當日諸臣之未崱暉也然天既厭

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寤寐久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

松而太節雖杜鵑嘯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

壑而邱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蜚葦宏徒凝其血魂借

碧莽冤籲蒼旻數百季之聞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

遙集能不為之銷神壤未追魄天溥乎

盤瓠

狄狎狎狗獐貉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即盤瓠後余謂此本依坳

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攷其原也伯益山海經云卞明記

正義引作并明漢書注引作弄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卞明黃帝之曾孫也

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

六女搜神記謂賜美女五人生三男六女非妻帝之女也自相夫婦是為南蠻抑妄矣夫

公子蟻蝨詎誦阿房大夫蜚鼃何畏蠅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

虎狔矜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真是緇非素護跖

憎堯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搏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

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儻謂号是縣蹠必歛叩氣則景升兒

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何曾赴上蔡矣夷考肇錫證諸羣經狼貪

傲狠被以饕餮檣杙之稱則狗苟踴躍比之韓盧宋誰之族未

為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馬養鵝之閒逞逞廝類其像叩槽而祭

是猶掀伍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案魏略

其種非一皆稱盤瓠之後搜神記今吐蕃乃盤瓠後又案黔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

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側以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

小姑可出子胥登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望日

之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也占眾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

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簪箕簪以花朵兩手托之

問眾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案白澤圖云溷之精名卑狀如美女而五行書又云廁神名後帝搜

神記云陶侃見之

續黔書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三

荅威張 謝鬲穀

黔中

黔中之置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為周赧王之三十五年

取楚之巫黔中地而置也所理在今辰州西二漢高帝四年改

黔中地為荅陵郡移理荅陵即今辰州敘浦縣是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都

荅陵郡屬荅陵郡後漢時荅陵郡屬蜀昭烈沒後屬吳晉平吳

州郡雖屢有更易而荅陵常屬荅陵劉宋時荅陵領於郢州刺

史隨開皇初廢荅陵為朗州大業初復置唐荅德四年置黔中

唐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
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
年改為黔州太宗三年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隨州貞觀元年復
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大牙難辨矣見元和志

以黔州之都上縣開南巨置巨州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
置播州十一年罷黔州都督府置莊州都督府先天元年廢播
州都督府復置於黔州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設黔
中道置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大曆五年改巫州曰敘州改業州
曰獎州元和二年廢珍州入溱州思巨費播溱錦敘獎八州皆
隸黔中採訪使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
寧都濡入於彭水是則秦之黔中即漢之沱陵兼今湖南常德
辰州沅州寶靖諸府並包今貴州思州石阡銅仁黎平思南諸
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鎮遠遵義思南銅仁之地也若宋
之黔中及四川重慶彭水諸縣也胡渭生以黔中寧夷涪川
播川夜郎義泉溱谿七都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而以
杜佑說為謹不考之過也

荆黔中曲十三首

南來步戰楚莊豪水下牂柯起怒濤一自滇池有王屋夜郎印
綬委蓬蒿

衣皮散髮是烏蠻鬼主家家禱祀還四譯難通七部落阿羊卜
漏昇夔山

嬋娟者子好樓居鬢髮如雲髻翠裾十二珠璫巫巨後竹筒何
似礙髻梳苗婦高髻常橫比余

絕布裘衫踈地巫盈盈女賤梅遲門弄危吠如寒豹莫是蕭
郎叩竹籬苗俗處女私奔不禁

谷養聲喧說砍牛阿爹抱得負薪憂文康集有良方在鑄石會

雷筍竹郵有疾不服藥
惟殺牛禱鬼

老雅關上老雅嘯澀勒林端日已西問道行人晨節未弄坡犖

确路高低關在安南縣南里許入滇
舊路兩崖之間最為阨要

梔子坪邊足春光雜花生樹鬪鸞簧短袞窄裏龍家女踏月吹

蘆空斷腸龍家有四
一曰狗耳

斗大山城景物熙雨風風雨竹王祠迎神一曲鳴銅鼓嘗酒滿

斟倒接羅竹王祠在
清平楊老

雞翁山上碧雲圍釋燕河邊白鷺飛莫道羅施風土惡芋毛稻

尾鰕魚肥

椎埋不復趁斜曛白晝摸金各飽分寄語彊弓休貫矢持途拾

得聖婆衰神苗多代人冢墓
土人嘗拾得
聖婆衰揭以為幟并苗戰輒敗去

山雲如墨水如湯竹管橫空鳥路長閒向焦谿看浣布蠻娥兩

足白于霜陽洞羅漢
苗不纏足

誰家花樹最葳蕤燈火元宵處處嬉幾隊笙歌小男女靚粧不

是鬧娥兒小種花苗春月太木竿于野名花
樹男女環跳吹笙晚各就私焉

淫霖圍圍少晴天吹雪蒼黃事偶然見說紅花浮瘴氣滿斟非

酒疾能罽虞策避瘴詩曰莫飲耶時酒今
黔人以早飲火酒為能消瘴云

夜郎

南尼君長以十數獨夜郎為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豪伐之軍至

且蘭椽舩於岸步戰滅之豪遂留王滇旋夜郎仍自去為侯漢

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尼侯迎

降錫以王裔後仍殺之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以牂柯屬焉荀悅

云夜郎健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袁接交阯漢為縣屬牂柯正義云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太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隨因之唐老德四年析巨州之寧巨縣置夜郎縣貞觀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渭谿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渭谿二縣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為巨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鎮遠為龍標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邛笮東接交阯地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遵義之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堆阜茨坪詩

將軍旗鼓此屯營 焚洞風煙蕩掃清 我抱蒼茫懷古恨 揮鞭一

夜郎城

康熙十九年走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統征南將軍穆占綏遠將軍蔡毓榮建義將軍杜興珠等自湖廣克辰龍關屯營此地取貴州云

龍標

黎平秦為黔中郡地漢為老陵郡地至梁於漢巫縣置龍標縣隨屬沅陵郡唐老德七年置龍標縣貞觀八年置巫州析龍標置夜郎朗谿思微三縣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置渭谿縣長安四年分沅州之夜郎渭谿置舞州舞州即今鎮遠是沅州即巫州巫州即龍標縣在沅州之上鎮遠之下境壤相錯即龍標縣地也又案開元十三年復改沅州為巫州大曆五年改巫州為敘州敘州即今黎平亦即龍標縣地也玉屏舊屬沅州其為龍標縣地無疑

廢牂柯郡

漢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且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以牂柯屬焉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部荅陵屬荊州部牂柯屬益州部後漢州郡因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太平且夜郎二郡劉宋時牂柯平夷夜郎屬寧州隨開皇初置牂柯郡廢荅陵為朗州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牂州貞觀元年以隨之牂柯縣置朗州於析置恭水高山貢山耶施柯盈釋燕六縣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今平越所轄數處即故郡地也案牂柯字形各書不同前漢作牂柯後漢作牂牁常璩寧陽國志亦作牂牁隨志作牂柯部忠恕作戕戔韻書作牂柯或作椿柯亦作戕戔然漢書西南且傳及宋晉志俱作牂

柯亦當以牂柯為是

管子中匡篇有南至吳越巴牂柯之文是牂柯春秋時已有或係後人增會

牂柯江

十三州志云牂柯者江中山也水經注云牂柯江中兩山名異物志牂柯繫船枝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可以繫船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石高不佞山望之侶為一株樹在水中也班固原牂柯為楚莊靈伐夜郎椽船處漢初即於是地置牂柯郡特以地屆荒服桑欽酈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委略而不詳後之人或以烏蒙七里關水當之或以烏撒之盤江當之或以定番之濛潭當之而總未覈也夫七星關之水固東出烏江不注可渡河矣可渡源發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之麗江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東川荅定諸府至四川之

敘州昇岷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南海也且盤江
 兩山夾峙波濤湍盪蛟龍魚鼈之所不窟而謂可操舟耶若定
 番之濛潭雖注泗城州而入粵而不能入番禺且涓滴流也亦
 昇史記所記廣數里者不符吾聞唐蒙之風諭南越也蓋嘗蹤
 跡之以為夜郎臨牂柯江矣帝遂拜為中郎將從巴蜀笮關
 入因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
 道從犍道指牂柯江今播州夜郎地也犍道又昇播近則牂柯
 江即烏江無疑余弭節遵義至城北九十里有蒙渡橋為黔蜀
 要路父老傳其即蒙發卒治道處云堂據南中志云談指黔有
 不津江江有瘴氣案不津
謂詳柯有沈羽之流不知當今何水也

羅甸

季漢諸葛亮南征蠻長濟濟火佐禽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此
 羅甸大國之始也唐元和六年羅羅鬼主上表請盡歸牂柯故
 地開成元年鬼王阿佩內附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甸國王世
 襲爵宋開寶中普貢納土襲封如故元至元十五年羅施鬼國
 主阿榨內附詔授安撫司十七年復叛左丞李德輝諭降其酋
 長阿察奏鬼國為順元路以阿察為安撫司至阿畫以軍功授
 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為順元等處宣慰使加羅甸侯世居
 水西有裔土靄翠即其子也後為安氏明洪武四年靄翠歸附
 授貴州宣慰使翠死都指揮馬某欲盡滅諸羅為郡縣翠妻奢
 香奔訴太祖願效命遂率諸羅開偏橋東水道以通烏蒙烏撒
 及容山草堂諸境且大龍場九驛以通巴蜀而西南益關即濟

火之裔也入國鞞安坤構亂討平之以水西為黔西府今改州
比喇為平遠府今改州大方為大定府烏撒為威寧府今改州蓋自
濟火至安坤歷千四百餘年而亡云

附明楊慎羅甸曲四首

山圍羅甸國水繞滴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憐無蘭橈
蠻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城
寒燈悶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恆思曉久雨恆思晴
林閒山胡鳥聲聲嗚我痔何似故園裏花亭聞杜鵑

八番

八番者大龍番小龍番臥龍番洪番程番石番蠻谿合誌石盧
番作金石番盧
番韋番也五代時楚王馬殷遣八姓帥率管柳州兵討兩江

谿洞至此畱軍戍之遂各分據其地号八番宋初以來有龍番
方番張番石番羅番号五姓番世奉職貢受爵命龍氏於諸番
最大其貢奉尤頻數元符二年又有牟韋番入貢詔以進奉人
韋公惠公利等為郎將諸番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
皆比坳五姓又号西南七番元至元十六年設順元路宣慰司
兼潭州行省遣兩淮招討使經歷劉繼昌招降八番俱授為安
撫司自宋迄元龍番分為三而張番之裔無聞明設程番府後
移府於布政司治城萬厯十四年改州領長官司十七國鞞
康熙五十年革盧山司五十七年革大寧司雍正七年革洪番
司今設者程番司韋番司盧番司臥龍番司大龍番司小龍番
司金石番司上馬橋司小程番司麻嚮司方番司木瓜正司木

瓜副司凡十四也

銅仁

郡之西南隅有銅巖鬱然高峻昇雲氣相連接下有銅仁江白沙如米青石似魚洵嘉境也省志言管有漁人沒江底得三銅人挽而出之郡以此得名又載播州銅佛寺有七銅佛一夜皆失思南漁者得其四建金仙寺奉之銅仁得其三想即以江中之所得者為播州之所失也然銅之得在元時播之失則明嘉靖十四年歲月不符且江之得者三播之失者亦三仁者二人也何錫名又不實乎蓋郡舊為錦州元始置銅人大小江等處其曰銅仁者則明洪武初改之之誤也或乃以播州之失者牽合之何其謬矣

苟扁洞

今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巔寬廠幽僻人跡罕到相傳葛洪鍊丹於此余案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苟扁令至韶州為鄧嶽所留不得逞乃止羅浮山修鍊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為有藥竈之遺夫臨賀之石雷公磨刀涇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于鼎湖委波皆是重霄播琴于厯畔頽阜都名大抵皆妄者所傳也

一統志句漏山在梧

州府北流石峰千百從平川中特起其巖穴皆句曲穿漏故名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案句漏山以在梧州者為是貴州羅斛雖與粵西接而不與北流相直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鍊於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城會之言未質之本傳也

豚水

海內東經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案鬱水

卽豚水也漢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郎豚水東至廣鬱又云罽封
 温水東至廣鬱入鬱又云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
 至四會入海水經云温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
 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并斤員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
 卽夜郎豚水也又案豚水亦卽牂柯江水鬱陽國志云牂柯江
 水出南徼之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是鬱水卽豚水豚水卽牂
 柯江水審矣牂柯水卽鬱林江卽駱越水亦名温水也豚字班
 氏西南夸傳作遯蓋字通也遯又作遂故歸匪易遯卦之遯作
 遂山海經豚作逐郭注逐古豚字案逐當作遂易之彖爲豨神
 豨卽大豕也可知逐之宜爲遂矣

續黔書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